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三十七
之四十一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實上列

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

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論禮竝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竝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

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

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

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

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

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

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
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
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
苗錢詔命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
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
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
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
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

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
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
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
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
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
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
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
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

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

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

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
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
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
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
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
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
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
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